

风雨剥蚀的望江文庙

文庙，又名孔庙。孔庙这一建筑物在历代王朝更迭中一直建中毁，毁中又建，龙图呈宝似的始终儒情雅韵，鹤立鸡群，像一种守候与等待，像一种敬仰与教化。虽然名号不同，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等不一而足，但均“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唐·张彦远）

孔庙系专门祭祀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及其文化的纪念性经典建筑,算得上境阔格高。

孔庙的起源相当早,在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哀公便将孔子的三间故居改作庙堂,收藏和陈列他生前所用的“衣、冠、琴、书、车”,并“岁时奉祀”,这便是我国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自此,中华大地便拉开了修建孔庙的序幕,孔庙也就开启了它两千四百余年的开枝散叶,披红戴绿,挂果飘香的路程。李商隐在《文庙即事》中告诉我们:“三百榱成钟簴,五里动为群鹤。”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庙便在各地得以倡导,一路风雨一路歌。北魏孝文帝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第一座位于京城的皇家孔庙,各郡县遂大力修庙祭孔,并始终占据各府、州、县榜首,至明清达到鼎盛,成了一座城市的标配,甚至出现了有府州县必有文庙的景观。有资料记载,清末时,全国的文庙总数达到了一千五百六十座之多。

文庙的建造似乎一直有统一的格式与体系,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枝每一叶都镶嵌上了浓厚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一个文脉与物体的契合,或许古人感觉,这就是魂魄附体了。有人甚至过激地认为,孔庙对于儒家思想文化,其意在书,其形在庙。一般来说,文庙的正门称为“棂星门”,左右配“金声”“玉振”两门,内部有“大成殿”(或称“大成至圣先师庙”),以及配祀孔子的“四配”“十二哲”等。文庙的周围,一般建有“泮池”“杏林”“碑廊”等辅助性建筑。

望江学宫建设较早,两晋时期便有了雏形,至唐宋五代时期,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导致学宫损毁殆尽。望江文庙的建设,正式兴建时间在宋代,至今已经历了千年风雨的打磨。在这千年历史的长河里,文庙浮浮沉沉,兴衰废废。清乾隆《望江志》载:邑学传闻肇自晋时。唐末,五代乱,学宫尽费。宋仁宗时,学序始遍天下,称最盛。旧在县北崇宁坊。宋季,兵冲,随县迁江南之香口。元初,学毁。尹张鲁瞻载圣像于烈焰之余,奉以渡江。至元间,尹元荣即故址立黄舍,辛巳始成王宫。历大德约三十年,才有东西虎。

清乾隆《望江志》又载:圣庙居学之中,左右为东西虎,前有戟门(即大成门),戟门东为土地祠,昔为神厨,西为王幼学祠。前为棂星门三,皆石柱,左为圣域,右为贤关,前有泮池,有甬墙。中有石桥,前为泮屏。庙后有启圣祠,祠后为明伦堂,堂后为魁星阁。庙东为文昌阁,阁后为敬一亭。西为教谕、训导斋宅。学门在庙之东。门前有牌坊,题曰“泮宫”。学后有三台山。正位为至圣先师孔子。东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东哲十,西哲六(文庙一般是东西合配十二哲,我不知道望江多配的是哪四哲?)东西虎均配有贤人贤儒数十之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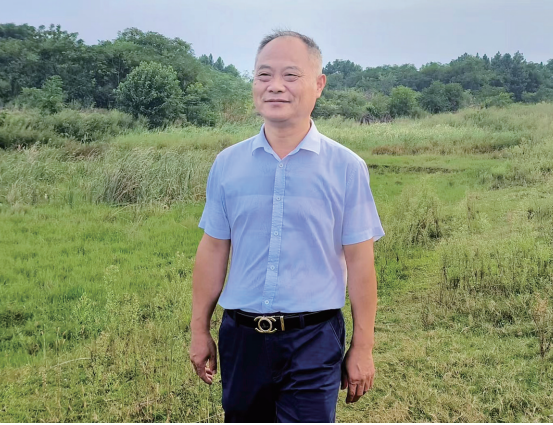
无论是品读这本乾隆县志,还是想象着这场景场地,我们都能感觉到望江文庙这座建筑昔日的盛大与壮丽,从这一系列的记载里也不难看出,望江文庙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足见我们的先人对这样一个文场的良苦用心。

与全国其他文庙类似,望江文庙大部分建筑物在抗日期间被日军烧毁。庙前的泮池、状元桥、黄墙在1970年代街道规划和县文化馆建房期间拆除。目前幸存的仅大成殿,大成殿为歇山式木质结构的古建筑,重檐翘角,装饰斗拱,石质柱础。大成殿高十余米,面积二百七十余平方米,四周围廊,铁马空悬地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守护着望江的一方文脉留存。是一处乡愁,也是一处城市文化情感的归属地。

文庙一直是传统的州府县学所在地,是文人墨客聚集、研学、交流的场所。清乾隆《望江志》赞文庙为“圣朝宏右文之化,临雍讲艺为天下昌”。历朝历代虽未为我们后人总结、统计出望江文庙内共考选了多少进士、多少举人、多少秀才与贡生,但一地文脉总在,官方与百姓对文庙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或毁,或迁,或建,可谓一意孤行地与望江人一道多灾多难地繁衍着,寻寻觅觅地坚守着。

每次文庙重修重建,大多由历任知县、县绅或教谕、学录、训导等主持。工程完毕,即勒石立碑,纪其事、说其难、表其功。我常常想,这记功刻字的人是谁?把那一块又一块砖石垒起来的是谁?把那一根又一根木头扛上房梁的是谁?把那一片又一片青瓦盖至屋顶的又是谁?

正是这些人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文庙,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一页又一页历史。这些先人一个姓名也没有留下,一个足迹也难以寻觅,但我坚信,他们一定青史永垂。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在一个直播间看紫砂壶，直播间在一个山场，依着栏杆播，背后是远山和梯田，幽窗明明，近处的壶古朴雅致，是一把汉瓦壶，开口大，一副可融日月的样子。我是喜欢汉瓦的古拙大气的，主播并未露面，只有一搭没一搭地播着，似乎不指望这份营生过活，突然间，我从背后的声场里隐隐听到鸡鸣。那应该是一只雄鸡的声音，兴许是在田间，或是院子里，突然心生豪迈，仰天高歌，那声音悠远，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吸了进去。我不再看直播间里的壶，而是想起三十年前在乡间，鸡鸣声声的乡村。

已经过了芒种节气，换在以前，此刻，乡间正是唢小鸡的叫卖声。唢小鸡的贩子多半骑着车，后座上跨着一整条荆条筐，里面全是嘤嘤鸡仔。唢小鸡是旧时乡间特有的一种买卖方式，每逢麦收季以后，有了粮食，乡间多会唢十只八只小鸡，既然是唢，并不给钱，先记账，等到秋天，小鸡养大了，再来收账，也有用粮食抵的，买卖的方式多种。这体现着乡间特有的契约精神。

唢回来的小鸡，金黄色的一团，毛发柔嫩如婴孩，嘴角黄且嫩，鸡爪也软而不凌厉，多半是喂熟食，蒸熟的小米亦是黄



◆信笔扬尘

与长白山的漫长情缘

陈 田

知晓长白山，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去广东肇庆市实地考察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个项目，知道吉林长白山以及广东鼎湖山和云南西双版纳是我国第一批被列入这个项目的保护名录。从此，长白山也就印入我脑海里，心向往之。

只是没想到与长白山的亲密接触，却迟至1999年。那时我已成为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兼法人。因承接科技部课题关于重点旅游区生态环境修复前期调查工作，在案例地选点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长白山及其生态植被垂直分布地带性的独特地位。

由于我们旅游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文埏老师原出自中科院长春地理所，也就有了我与长春地理所余穆青先生及田垒老师的团队合作。我们一早从长春出发，乘2辆越野车，行车约7小时，方才抵达长白山生态观察站驻地。

我们在长白山生态观测站住了5天，在保护区外的二道白河镇呆了2天。每天往返上山，在不同植被带做生态样方调查，近距离观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我第一次登上长白山顶，俯瞰天池，目睹苔原带那许多弱小而顽强生存、满地开放的匍匐杜鹃花，心情是何等震撼呀！火山反复喷发造就、似鬼斧神工的十六峰林，以及环抱下的天池，明镜似的清激，秀美无比，犹如开了天眼一般。

那次天气正好，我的心情无比亢奋，于是冒险从山顶直线下行百十米，来到底

腾腾的，撒在纸板上，小鸡一哄去抢，边吃边嘤嘤叫着，画面感中透着喜气。

是的，喜气往往存在于稚气之中。比如刚出生的婴孩，会带给全家人笑容可掬；新生的芍药苗，会让花匠眉头舒展；明前茶和雨前茶，会让茶客们嘴角上扬。小鸡也一样，一团和气中透着毛茸茸的温软，让人喜不自禁。

小鸡之鸣在清脆，是一条条线，如细雨，或是管弦乐。雄鸡的鸣唱则高亢，悠远酣畅如一场透雨，或是排箫一曲。

旧时，人们判断一个村庄是否乡风纯正，无需进村去看，远远地，看炊烟袅袅，鸡鸣悠远，有母亲唤子女归来吃饭的呼喊，这些声音都好似放在乡村上面的风筝。让人远远一望，就知道风向和风力。一座乡村的风向和风力，可不就是民风吗？

从前慢。这尽管是一个被人说得略显俗套了的词，却依然有诗意。旧时，乡村入夜，我们判断入夜几时，无需看时钟，只听鸡鸣，鸡叫了几遍，或是几巡，时间大概了然于胸。鸡鸣，俨然成了乡村的闹钟。

与雄鸡的鸡鸣相比，母鸡的鸣叫多半存在于两个时段。一是下蛋时，骄傲地告诉整个世界“咯咯哒”，谐音可不就是“个个大”，从古至今，没有哪一只母鸡不白自

己下的蛋大。古人云：子不嫌母丑。其实，倒过来说也是成立的，母鸡不嫌自己下的蛋小。母鸡若是悠闲时，缓缓地迈着步子在乡间松软的土壤上踱步，亦有咯咯之声，那声音短促，听起来就很优雅，零星的几声，听得人酣然欲睡。

鸡，定力之好，是人所不能及。鸡栖于埭，牛羊下来。这是《诗经》里缓慢的文字格调，在乡间，没有鸡窝的鸡，多半是上树的。鸡的翅羽有力，飞到树上，两只爪子站在树枝上睡觉，安全且有风骨，餐风饮露，睡亦在凛凛野风之中，这多少又有一些侠客的意思。

好像有一座驿站，曰：鸡鸣驿。鸡鸣于驿，或可解旅人乡愁。

南京还有一座鸡鸣寺，被誉为“南朝第一寺”，不知道现在还养不养鸡。

法国还有一个鸡鸣湖，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上游的马恩河左岸，湖水澄碧，流水声若鸡鸣啾啾。

鸡鸣，俨然已成了一种可供怀旧的图腾。

夜间听鸡鸣，乡村都被放大了一般，若是落了点小雨，幽幽远远，声音也似乎有了古意。少年时，在村居，常闻鸡鸣，至今想起来，那声音仍在我心田低徊。

小孤山(外二首)

王宏权

我不是归人,是行客
在五百里外的江南赶来
只为目睹,你遗世而立的身姿

远看或近看,你都像一枚神针
定在江心上。看天上来的
江涛和洪流,在你脚下臣服
又像是启明星一样的灯塔
指引着众多航船,于顺流、逆流中
抵达它们心灵的岸地

这天,小孤山披着金秋的彩服
流动的云朵,始终围绕着小孤山
不肯离去
就像我左一圈,右一圈
于小孤山,不累地爬

终于,第一次站在你的山巅
如同站在高高的观礼台上
看江水、流云和数不清的航船
朝着天际流
看那么多的宿松游子
候鸟一般,一波接着一波
发出他们自己能懂的俚语
远远地向着
小孤山的方向飞

在白崖寨攀龙门处

拂去时空深处的烟尘
大条石垒砌的城墙与炮台
还在
一场战火之后,仍保持防守之势
与拱形的,绷紧如弯弓的
攀龙门
定格成无声的述说者
它曾经的悲壮

十里长城,十里兵……
白崖寨,每个石块和大山
都承载着峥嵘的过往
是坚实的盾牌、长矛和钢枪
浴血的战士
是90年前,红27军
屹立的军魂

两边的绝壁,一道天然屏障
恰是神兵天降
石板道,层层叠叠
心手相连,伸向攀龙门的隘口
为正义者打造胜利的通途
也给入侵者设下地狱的末路

硝烟散尽,白崖寨
数不清的草木,已还给青山
山涧,还给了清澈的溪流

甲辰年的金秋
轻轻踏在满山野的阳光
和鸟鸣里
我是旅人。是游览,也借此
默默凭吊

难以命名的铁——缅怀宿松诗人张劲松先生

我庆幸,一个秋天
用它连续的暖阳,挡住
绵绵秋雨。却冷不丁间
将泪水和人间的冷
留给了乙亥年的冬天

我认定这是艺术场景的布局
仿佛为你
诗意的远行所作的铺垫
进入冬天
并通过冬天,打开春天的门扉

你是匠心独具的诗人,心中是诗
笔下是诗,梦里还是诗
你一心追求,将诗歌烧制成瓷器
渴望将它锻打成黑色、硬质
有思想的铁。

你说,锻打后的铁难以命名
它会发出铿锵的金属声
胜过老家河西山麻雀的鸣叫
如同白崖寨上红军的枪声
如同小孤山的激流澎湃

